古今譚槩

口碑部第三十一目錄

口碑部

予猶曰、古來不肖之人、皇靈不能使忌、天譴不能使讋、而獨畏匹夫匹婦之口、何也、皇靈天譴皆不必、而匹夫匹婦之口必也、鄭僑採鄉校之議、宋華避東門之謳、而雖近庸君、如宋理宗亦謂諫官曰、盡忠由你、只莫將副本傳將外去、人之多口、信可畏夫、而猶有甘心遺臭、由人笑罵者、彼何人哉、集口碑第三十一、

○○世修降表

蜀主孟昶命李昊草降表、前王蜀之亡於唐也、降表亦

昊爲之、蜀人夜書其門曰、世脩降表李家。

眞正獨行生意。

○閻立本姜恪

閻立本精於畫、朝野珍之、既輔政、但以俗材應務、無宰相器、時姜恪以戰功擢左相、時人爲之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

○源休郭倪

唐源休受朱泚僞官、自比蕭何之功、入長安曰、肯收圖籍、時人笑之、目曰、火迫酇侯、宋南渡有郭倪爲將、自比

諸葛酒後斬詠三顱頻繁兩朝開濟之句、而屛風便面一一皆書此二句、未幾敗於江上、倉皇涕泣而匿、時謂之帶汁諸葛、正可作對也、

○姜師度傳孝忠

唐河中尹姜師度好溝洫、所在必發衆穿鑿、雖時有不利、而成功益多、先是太師令傳孝忠善占星緯時人爲之語曰、傳孝忠兩眼看天、姜師度一心穿地、

○陳和叔孔仲擧

陳和叔爲擧子、通率少檢、後擧制科、驟爲質朴、時號熱

熟顏回時孔仲舉對制策言天下有可歎息痛哭者既被斥和叔曰孔生眞杜園賈誼也王平甫聞之曰杜園賈誼好對熟熟顏回

張鷟董萬舉

張鷟號青錢學士以其萬選萬中時有明經董萬舉九上不第時嘲曰白臘明經時以爲的對

孔太守

孔太守在任時聶雙江初到有三耳無鼠一孔不竅之謠近年又有松江同知貪酷拚得重參華亭知縣清廉

允宜光薦之對、時潘天泉爲同知、名仲驂、倪東洲爲華亭縣尹、名光薦故也

○○嚴子陵

吏某拜嚴介溪爲父、人稱嚴子陵、後有縉紳王姓者、拖他人子爲孫、世卽對爲王孫賈

○鷄鶵公

水南翰記、南京國子監有鷄鳴祭酒周洪謨令監生能捕者、放假三日、人目爲鷄鶵公、其後劉先生俊爲祭酒、好食蚯蚓、監生名之日、蚯蚓子以爲對

○陳儀實儀

梁顥在翰林時、胡旦知制誥院、趙昌言爲樞密副使、陳儀實儀俱爲三司鹽鐵副使、五人者旦夕飲會、茶觴壺矢、未嘗虛日、每沈醉夜分方歸、金吾吏逐夜候馬首聲喏、儀醉以鞭指其吏曰、金吾不惜夜、玉漏莫相催、於是諺曰、陳三更、實半夜、

○湯一面

湯胤勣博學英發、成化初、言者薦以將才、有才兼文武可當一面之語、時號湯一面、及鎮陝西孤山、有故人來

謁、嚚飲、值報虜薄城下、湯詐故人曰、先生姑自酌、吾往、生擒胡雛來並觀、方出城、有胡匿溝中、一箭中咽而死、人又號曰湯一箭、

○沈度許鳴鶴

永樂間、沈度以能書爲學士、許鳴鶴以能文爲中書、朝中語曰、學士不能文、中書不能書、

○晉帝奕

晉帝奕夙有痿疾、使左右向龍與內侍接、生子以爲已子、百姓歌之曰、鳳皇生一雛、天下莫不喜、本言是馬駒、

今定成龍子○

和事天子

中宗朝監察御史崔琬對彈宗楚客楚客忿然作色上命結爲兄弟以和解之時人謂之和事天子○

○昭宗尊號

唐昭宗嘗曰朕東西所至禍難隨之願避賢者路人戲上尊號曰避賢招難存三峯五皇帝三謂一后二昭儀五謂朱全忠王行瑜李克用李茂貞韓建王鎮

○惡發殿

錢武肅王鏐所居殿、名握髮、吳音握惡相亂、錢唐人遂謂曰、此大王惡發殿也、

○麒麟楦

唐楊炯每呼朝士爲麒麟楦、或問之曰、今假弄麒麟、必脩飾其形、覆之驢上、及去其皮。還是驢耳。

○兩李益

李君虞以禮部尚書致仕、有宗人庶子同名、俱出於姑臧、時人謂尚書爲文章李益、庶子爲門戶李益

李尚書門地不薄、而以文章獨伸、孰謂文章不值錢、

○三不開相公

五代廢帝時、馬胤孫爲相、時號三不開相公、入朝印不開、見客口不開、歸宅門不開。

○三旨相公

王珪相神宗十六年、無所建明、時稱三旨宰相、進呈云取聖旨、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矣。

○三覺侍郎

趙叔問爲天官侍郎、肥而喜睡、又厭賓客、在省還家、常挂歇息牌於門首、呼爲三覺侍郎、謂朝回、飯後、歸第也。

○外史檮杌二事

徐光傳爲相，喜論事，爲李昊等所嫉，後不言，每聚議，但假寐而已，時號睡相。

蜀韋𣪺，唐相貽範之子，仕孟昶時，歷御史中丞，性多依違，時號軟餅中丞。

○閣老餅

丘文莊自製餅，軟膩適口，托中官進上，食之，嘉，命司膳監效爲之，不中式，俱被責，因請之丘，丘靳不以告，由是京師盛傳爲閣老餅。

○劉綿花

成化中、內閣劉吉丁外艱起復、百媚科道以免彈劾、弘治改元、付讓張昇數其十罪、反爲御史魏璋所劾、左遷、世以吉耐彈、目爲劉綿花。

○兩字尚書

成化間　上患舌澀、諸司御前奏事、准行者若答是字、鴻臚卿施純彥請易照例二字、　上答甚便、尋擢尚書、時人嘲曰、兩字尚書。

○襄様節度

襄陽人善爲漆器、天下取法、謂之襄樣、及于司空爲帥多暴、鄭元鎮河、亦暴、遠近呼爲襄樣節度、見國史補

○白兔御史

王弘義始賤時求傍舍瓜、不與、及爲御史、乃騰文言園有白兔、縣爲集衆捕逐、畦蔬無遺、內史李昭德曰、昔聞蒼鷹獄吏、今見白兔御史

○駃官人

曹欽謀逆、已殺寇深、又索王尚書翱、王正在一室、窘迫、一主事長大多力、遽負之逾王後擢此人要津、時呼爲

馱官人

○揚仲嗣魏伯起

僉載云、揚仲嗣躁率、魏光乘目爲熱熬上猢猻、北史、魏伯起在京洛、輕薄尤甚、人號爲驚蛺蝶

○李拾遺

周右拾遺李鄴奉使北蕃、匈奴以木盤盛糞飼之、脅以白刃、鄴懼、勉食一盤並盡、乃放還、人誚之曰、李拾遺能食突厥之遺

○度宗榜

度宗崩、匈君諒陰、杪第一名王龍澤、二名路萬里、三名胡匈貴、京師爲之語曰、龍在澤、飛不得、萬里路、行不得、匈而貴、留不得、

○城隍牆上畫

洪武間、有人畫僧頂一冠、一道士頂十冠、攀繫其髮、一斷橋、甲士與民各左右立而待渡、揭於城隍牆上、○朝廷見之、敕教坊司条究其事以奏、明日奏云、僧頂冠、有官無法、道士十冠、官多法亂、軍民立橋邊、過不得、自後法網稍寬、蓋以滑稽而諫者

○朱勔

宣和間、親王及戚畹入宮者、輒得金帶、關子得者、旋塡姓名賜之、卽卒伍屠沽、自一命以上皆可得、朱勔家奴服金帶至有數十人、時云、金腰帶、銀腰帶、趙家世界朱家壞

○師王

韓侂胄擅權日、一時獻佞者皆稱師王、希議錢象祖嘗諫用兵、與有隙、史彌遠因與合謀、旣罷相、遂私批殺之、寧宗不知也、都下語曰、釋迦佛中間坐、胡漢神立兩傍

文殊普賢自鬬、象祖打殺獅王。

○十七字諢

淳祐間、史嵩之入相、以二親年耄、慮有不測、預爲起復之計、時馬光祖未卒哭、起爲淮東總領、許堪未終喪制、起爲鎭江守臣、里巷爲十七字詩曰、光祖做總領、許堪爲節制、丞相要起復、援例。

淳祐間、車駕幸景靈宮、太學武學宗學諸生俱在禮部前迎駕、有作十七字詩曰、駕幸景靈宮、諸生盡鞠躬、頭烏身上白、米蟲。蓋譏其歲糜廩祿、不得出身、年年惟迎

駡耳

張士誠有養士之譽、凡不得志於時者、爭趨附之、美官豐祿、富貴赫然、有爲非樂府譏之云、阜羅辮兒緊扎梢、頭戴方簷帽、穿領闊袖衫、坐箇四人轎、又是張吳王米蟲兒來到了。語本此、後城破、無一人死難者。

僞周用王敬夫蔡彥文葉德新三人謀國事而抵於亡丁未春、伏誅於南京、風乾蔡葉之屍於稱竿者一月、先是民間作十七字詩云、丞相做事業、專用黃蔡葉。一夜西風來、乾鱉。後竟驗焉

○王婆醋鉢

張士誠據有平江日、松江俞俊以賄通偽尹鄭煥、署宰華亭、用酷刑朘剝、邑民恨入骨髓、袁海叟有詩曰、四海清寧未有期、諸公袞袞正當時、忽然一日天兵至、打破王婆醋鉢兒、或者不知醋鉢之義、以問叟、叟曰、昔有不軌伏誅、暴屍於竿、王婆賣醋、經過其下、適索朽屍墜、醋鉢為其所壓、着地而碎、王婆年老無知、將謂死者所致、顧謂之曰、汝只是未曾喫惡官司來、聞者皆絕倒、

○落揹君子

晉江劉明府震臣、先年令常熟、極有吏才、但法尚嚴峻、嘗枉徵財課百姓庾獄中斃杖下者、十而九矣、又拷掠之慘、至於手足指墮、於是虞人歌之曰、落指君子、民之父母、

○桑漸

桑漸爲孟州僉判、貳壓縣長明似鏡、平似秤、漸不然其言、折之曰、却被押司走上廳、打破鏡、踏折秤、

○常州守謡

馬氏日抄云、常州守莫愚巧於取賄、而糾察郡吏、使無

所得郡人爲之語曰太守撲魚六房攊網繼其者葉綦有廉操而律下不嚴吏胥得行其詐又爲語曰外郎作鮓太守撥鮓言勞而無獲也

近來貪吏多與六房通氣攬事時又語曰六房結網知縣撲魚

〇劉寵廟

一錢太守劉寵廟在紹興錢清鎮王叔能過廟下賦詩曰劉寵清名舉世傳至今遺廟在江邊近來仕路多能者也學先生揀大錢

今日揀大錢者。必要生祠碑記。正爲劉寵之有廟也。

○楊太守劉知縣

成化中。有汝寧楊太守甚清。其附郭汝陽劉知縣甚貪。太守夜半微行。至一草舍。有老婦夜績。呼其女曰。寒甚命取瓶中酒。酒將盡。女曰。此一杯是楊太爺也。復斟一杯曰。此是劉太爺。蓋酒初傾。則清者在前。後則濁矣。聞者賦詩曰。憑誰寄語臨民者。莫作人間第二杯。

○洪奉使

宋紹興辛巳。葛王篡位。使來脩好。洪景盧往報之入境。

與其伴使約用敵國體伴許諾，故沿路表章皆用在京舊式，未幾乃盡却回，使依近例易之，景盧不可，於是扃驛門，絕供饋，不得食者一日，又令館伴者來言，景盧懼留，不得已，易表章授之，供饋乃如禮，景盧素有風疾，頭常微掉，時人為之語曰，一日之饑禁不得，蘇武當時十九秋，寄語天朝洪奉使，好掉頭時不掉頭。

○景龍嘲語

景龍中，洛下淋雨百餘日，宰相令閉坊市北門以禳之，卒無效，人嘲曰，礼賢不解開東閣，燮理惟能閉北門。

○天竺觀音

孝宗時大旱、有詔迎天竺觀音就明慶寺請禱、或作詩曰、走殺東頭供奉班、傳宣聖旨到人間、太平宰相堂中坐、天竺觀音却下山、趙溫叔雄由是免相、

○販鹽

賈似道令人販鹽百艘至臨安、太學生有詩云、昨夜江頭湧碧波、滿船都載相公鹺、雖然要作調羹用、未必調羹用許多、賈聞之、遂以士人付獄、

○量田

成化初，邢公宥爲蘇州，以郡中久荒，賦溢起稅，民心頗怨，有投詩刺之者曰，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留滄海共青天，漁舟若過閒洲渚，爲報沙鷗莫浪眠。一作棚頭事

○尹翰林詩

宣德中，簡太學生年五十以上，放歸田里，而儒生應賢良方正舉者，輒得八品官，尹翰林岐鳳有詩曰，五十餘年做秀才，故鄉依舊布衣回，回家及早養兒子，保了賢良方正來。

○脩續通鑑

景泰間、修續通鑑綱目、開館時、三閣下奏本院官息緩、完期不可必、因各薦所知、於是丁參議理等、皆被召、聶大年教授扶病入館、退食松林下、經宿物故、又韋主事詠病、劉治中實老、時劉宣化譏之曰、昔人云、生老病死苦、史館備矣、一日丁參議與宋尚寶懷尚氣、失色忿詈、館中陳緝熙成一詩謔云、參議丁公性太剛、宋卿凌慢亦難當、亂將毒手抛青史、故發儋言污玉堂、同輩有情難勸解、外郎無禮便傳揚、不知班馬韓蘇輩、曾罵修書罵幾場、明日、二人悔恨、自解謝曰、勿更貽斯文笑也、

○魏扶

大中元年、魏扶知禮闈入貢院、題詩曰、梧桐葉落滿庭陰、鎖閉朱門試院深、曾是昔年辛苦地、不將今日負前心、及牓出、爲無名子削爲五言以譏之

○丁丑庚辰牓

萬曆丁丑張太岳子嗣修榜眼及第、庚辰懋脩復登鼎元、有無名子揭口占於朝門曰、狀元榜眼姓俱張、未必文星照楚邦、若是相公堅不去、六郎還作採花郎、後俱削籍、故當時語曰、丁丑無眼、庚辰無頭、

徐幹中論

正德某科士子，中場用徐幹中論全篇，而得高第，明年海內之士，交相謂曰，徐幹中論，翰林先生所最重也，於是購中論而讀者紛然，京師爲之語曰，秀才好請客，徐幹偶撞康，也只好一遭，良會難再得。

吳伯通

吳伯通爲浙省學道，取士專看工夫，時初學作文，多不根，取者甚少，乃羣往御史臺求試，御史復發吳公，吳出題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論題乃一滚出來，文難措辭，而

論又性理、甚爲吳所厭、有嘲之者曰、三年王制選英才、督學無名告栢臺、誰知又落吳公網、魚鼈蛟龍滚出來、

○被黜詩

天順初、有歐御史校士、去留多不公、富室子弟懼黜者、或以賄免、崑山鄭文康送一被黜生詩末云、王嬙本是傾城色、愛惜黃金自悞身、

○倭房公

萬曆初、有房御史督學、以賄著、輕薄子改杜牧之阿房宮賦爲倭房公以譏之、首云、沙汰畢、督學一、文運厄、倭

旁出橫行一十三府擾亂天日中云米麥焚焚亂圈點也御鎮擾擾假公道也湖流漲膩苣苴行也批捷橫斜門子辭也雷霆乍驚試案出也人人駭愛漫不知其所謂也孔方先容雖媸亦妍十目所覩而莫揜焉有不可聞者還與萬年詳載戒菴漫筆

○楚中二督學

嘉靖間楚中督學吳小江有愛少之癖冠者多去巾爲髻年應試斶者曰昔日我冠已偉然今朝丱角且從權時人不識予心苦將謂偷閒學少年其後會省吾代之

所拔亦多弱冠、一生遂自去其鬚、及入試、居四等、應朴責、會乃怨年長者、而責少者、此生遂以無鬚受責、嘲者曰、昨日割鬚爲便考、今朝受責加煩惱、頭巾紗帽不相當、有鬚無鬚皆不好、見諧藪

○童生府試

浙直童子試、府取極難、非大分上、卽鼎甲不自必也、湖州一士、妻舅乃顯者、又一士、脫細君簪珥營之、俱獲進院入泮、長興吳生戲爲令曰、湖州有一舅、爲程添一秀、舅與秀、人生怎能勾、佳人頭上金、才子頭上巾、金與巾、

世間有幾人，外面無貴賤，家中無富婆，男與婆，命也如之何。

○胡御史張少傅

嘉靖壬辰，北直隸學院胡明善待士修刻，庠序甚怨，以私取房山所寘石爲碑，事發，擬侵盜園林樹木，以石寘近皇陵故也，是年七月間，彗星見東井，自辛卯至是已三見，有旨令大臣自陳，張少傅乎敬遂致仕，或爲句以紀其事云，石取西山，胡明善殃從地起，星行東井，張孚敬禍自天來，又曰，彗孛掃除無駐足，石碑壓倒不翻身。

○趙鶴江潮

趙鶴督學東省過嚴、竟以此罷官、江潮代之、亦風裁凜然、諸生題壁云、趙鶴方剪羽翼、江潮又起風波、

○眞希元

端平間、眞希元應召而起、百姓仰之、若元祐之仰涑水也、時楮輕物貴、市井喁喁爲之語曰、若要百物賤、直待眞直院、及入朝進對、首以正心誠意爲言、愚民無知、以爲不切時務、遂續前語曰、喫了西湖水、打作一鍋麪、繼參大政、未及有所建置而薨

○王文成二高弟

陸澄、字原靜、王文成公之高弟也、始張桂議大禮、澄以刑部主事上疏攻之、旋以憂去、服闋至京、復上疏、稱張桂爲正論、而悔前之失言、上理其前疏、謫廣東高州通判、又徐珊、亦文成高弟也、癸未會試、以策問詆文成學、拂衣而出、天下高之、後選得辰州貳府、坐侵軍餉事、縊死、時人爲之語曰、君子學道則害人、小人學道則縊死也。

諸淚云、耿宗師倡道南畿、令有司聚徒講學、吾松生

貝楊井孫林士博爲首、及井孫以殺姨致獄、林執手送之別、泣甚哀曰、吾道南矣、聞者捧腹、

○金鼓詩

至正間、風紀之司、贓汚狼籍、是時金鼓音節迎送廉訪使、例用二聲鼓、一聲鑼、起解强盜、則用一聲鼓、一聲鑼、有輕薄子爲詩嘲曰、解賊一金幷一鼓、迎官兩鼓一聲鑼、金鼓看來都一樣、官人與賊不爭多、

海寇鄭廣、既受招安、使主福之延祥兵、毎朔望、謁闖帥、羣僚鄙之、不與言、一日、羣僚方坐論詩、廣忽起曰、

某亦有批句、白之可乎、衆爲耳、乃吟曰、鄭廣有詩上衆官、文武看來總一般、衆官做官却做賊、鄭廣做賊却做官、然則官賊之混、自宋已然矣、

○癡牀

宋時、侍御史號雜端、最爲雄劇、臺中會聚、則於座南設横榻、號南牀、又曰癡牀、言登此牀者、踞傲如癡

○南吏部

國朝吏部之權、俱在北曹、南曹殊落莫、惟考察年、南京官五品以下、黜謫皆在其手、聲勢赫奕過此、則又如常

矣。都下謠曰。今日南京無吏部。明朝吏部又南京。

○名帖大字

近來官途好勝。書名競作大字。有人嘲云。諸葛大名垂宇宙。今人名大欲如何。雖於事體無妨礙。只恐文房費墨多。

○○海公

海公巡撫南國。意主搏擊豪强。因而刁風四起。有投匿名狀者曰。告狀人柳跖告爲勢吞血產事。極惡伯夷叔齊兄弟二人。倚父孤竹君歷代聲勢。發掘許由墳塚。被

伊族告發惡又賄求變臣魯仲連得免今某月日挽出惡凡挪下惠捉某藉禁孤竹水牢日夜痛加炮烙極刑逼獻首陽薇田三百餘畝有契無交崇侯虎見證竊思武王至尊尚被叩馬羞辱何况區區螻蟻激切上告海公見狀頗悔前事訟黨少解

○楊妃病齒圖

馮海粟題楊妃病齒圖云華淸宮一齒痛馬嵬坡一身痛漁陽鼙鼓動地來天下痛

○九龍廟

同州澄城縣、有九龍廟、然只一妃、土人謂馮瀛王之女也、司馬仲才戲題詩云、身既事十主、女亦配九龍、過客讀之無不笑

○荒年謠

荒年百物騰湧、頗艱飲啖、杭人戲作詩曰、豐年人不覺、家家喜飲酒、荒年要酒喫、除非酒邊酉、言飲水也、又曰、豐年人不覺、鵝肉滿案繞、荒年要鵝喫、除非鵝邊鳥、言殺我也、謔亦有意

○鄭世拿

或謂不肖子傾產破業，所病不瘳，其終奈何，司馬安仁曰，爲鄭世尊而已。蓋鄭子以李娃故，行乞於市，幾爲餓鬼，佛世尊欲與一切衆生結勝因緣，遂於舍衛次第乞食，合二義以名之

○龜茲王

烏孫公主遣女至漢學鼓琴，還過龜茲，龜茲王絳賓留以爲夫人，上書言得尚漢外孫，願與公主女俱入朝，自是數來朝賀，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

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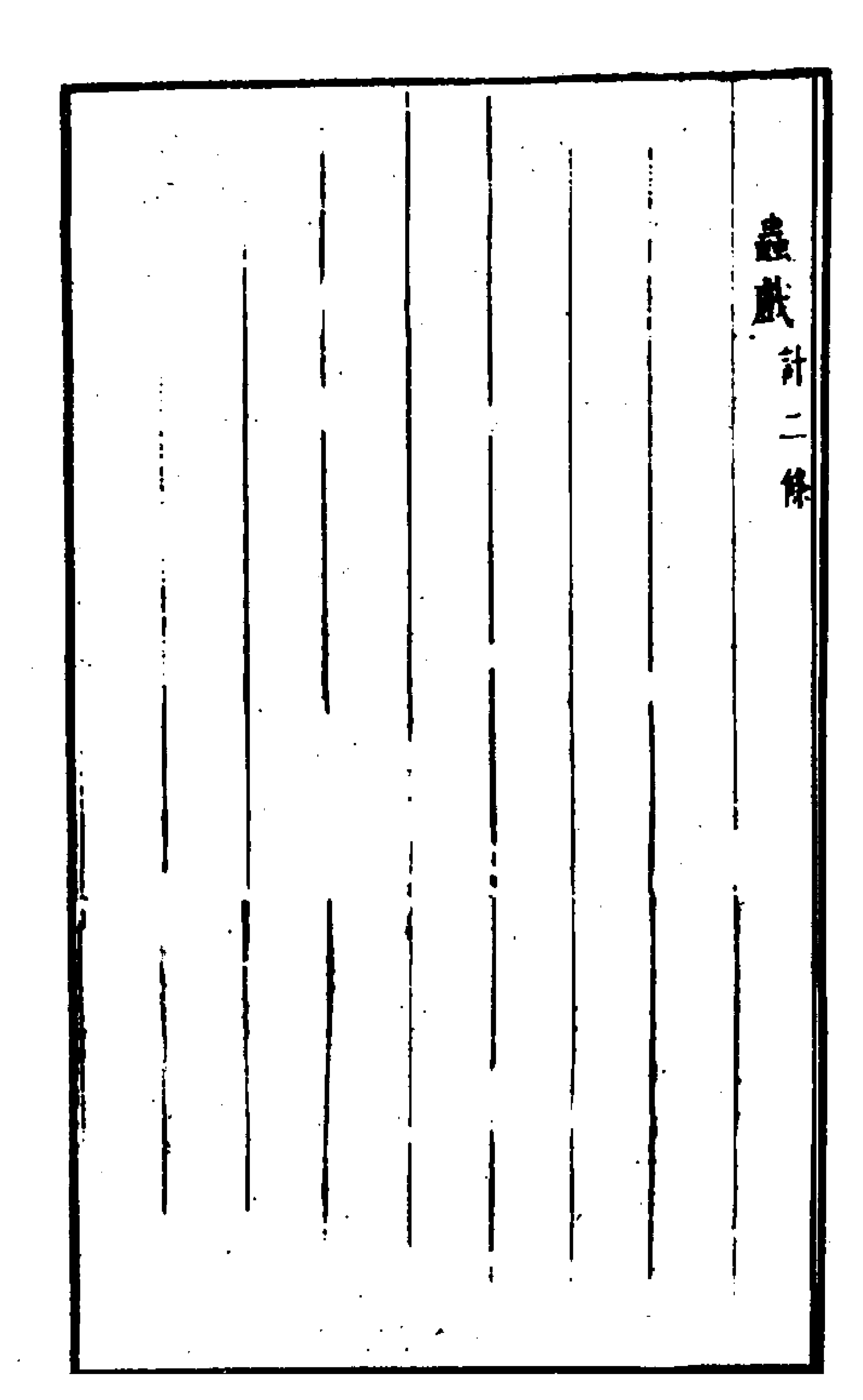
凡婢效夫人妝田舍翁好清小家子通文暴富兒學大家規矩三脚猫拽拳使棒皆可喚作龜茲王矣

口碑部終

靈蹟部第三十二目錄

計二條

忠獻 計二條



靈蹟部

子猶曰凡有道術者皆精神之異於常人者也眞有眞精神幻亦有幻精神冬起雷夏造氷幾於鏤天雕地矣非精神能感召其然耶下至一技之工一蟲之戲亦必全副精神與之閑習而後能之拜樹而樹應誦驢而驢靈非眞幷非幻也精神之至也精神無僞僞極亦是眞也恒言遇所不能輒謂仙氣余意凡道術止是如此無二法門集靈蹟第三十二

○○頂穴　孔穴

唐時西域僧伽居京師之薦福寺、常獨居一室、頂上有穴、恒以絮塞之、夜則去絮、煙氣從頂穴中出、芬芳滿室、

石勒時、有佛圖澄者、左乳旁有一穴、恒就水洗濯腸肺、以絮塞之、夜欲讀書、輒拔絮、則光自穴出、一室洞明

二小兒登肩

天竺僧鳩摩羅什闡教於秦、一日忽下高座、謂秦主興曰有二小兒登吾肩、慾障須婦人、興遂以宮女進之、一交而生二子、自爾別立廨舍、供給豐盈、諸僧有欲效之者、什聚針盈鉢、謂曰、若能相效食此者、乃可畜室、因舉

七進針、不異常食

○鴈鵠和尚

雲溪友議云、鄧州和尚日食二鵠、有貧士求餐、分二足與食、食既、僧盥漱、雙鵠從口出、一能行、一倒𠇗在地、士驚愕吐飯、二足亦出、號南陽鴈鵠和尚、

○香闍黎

香闍黎者、莫測其來、止益州青城山寺、時俗每至三月三日、必往出遊賞、多將酒肉酣樂、香屢勸之、不斷、後因三月、又如前集、香令人穿坑、方丈許、忽曰、檀越等常自

飲饌、未會見及、今日須餐一頓、諸人爭奉殽酒、隨得隨盡、若填巨壑、至晚曰、我大醉飽、扶我就坑、不爾汙地、及至坑所、張口大吐、雉肉自口出、即能飛鳴、羊肉自口出、即能馳走、酒漿亂瀉、將欲滿坑、魚鰕鵝鴨、游泳交錯、衆咸驚嗟、誓斷宰殺、

○爺老

長壽寺僧爺、言他時在衡山、村人為毒蛇所噬、須臾而死、髮解腫起尺餘、其子知爺老有術、遂迎爺至、乃以灰圍其屍、開四門、先曰、若從足入、則不救矣、遂踏步據

久之蛇不至、醫大怒、乃取飯數升擣蛇形、咀之、忽蠕動出門、有頃、飯蛇引一蛇從死者頭入、徑吸其毒、尾腫漸低、蛇鮑縮而死。村人乃活。

○孤月

僧孤月擅異術、行橋上、會女歸乘肩輿至、罵僧不避、頃之、舁夫下橋復上、往返數度、猶不能去、旁人曰、必汝犯月大師耳、可拜祈之、僧曰、吾有何能、爾自行耳、言訖、舁夫足輕如故、

○歡聖長老

繪圖、江長老者、桃源江副使盈之族也、受良常山上真秘法、號散聖長老、能取生雞卵二十枚、置日中杵之、雞卵紛然躍起、復入日中、如是者數四、無一損壞

○○左元放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曹公嘗閉一石室中、使人守視、斷穀期年、乃出之、顏色如故、公謂必左道、欲殺之、慈已預知、爲乞骸骨、公曰、何以忽爾、對曰、欲見殺、故求去、公曰、無之、乃爲設酒、慈拔簪畫杯、酒中斷、即飲半、半與公、公未即飲、慈盡飲之、飲畢、以杯擲屋棟、舉坐莫不視杯

良久乃墜、已失慈矣、尋問之、還其所居、公益欲殺之、敕收慈、慈走入羣羊中、俄有大羊前跪而曰、為審爾否、吏相謂曰、此跪羊、慈也、欲收之、羣羊咸向吏言曰、為審爾否

神仙傳云、曹公害左慈、慈目眇、葛布單衣、至市視之、一市十萬人、皆眇一目、單衣、無非慈者、竟不知所在、

○筆仙

昔有高士置筆竹筒、貫者置錢其中、筆自躍出、號筆仙、

○咒桃鬬

樊夫人與夫劉綱俱有道術、各自言勝、中庭有兩桃樹
夫妻各呪其一、桃便闘、綱所呪桃、走出籬外

○種瓜

吳時有徐光者、常從人乞瓜、其主勿與、便索瓜子種之、
俄而瓜生蔓延、生花成實、乃取食之、因遍給觀者、鬻者
反視、所出賣、皆亡耗矣、

○〇般七七

道人殷七七嘗在一官僚處飲酒、有佐酒倡優共笑侮
之、殷白主人、欲以二栗爲令、衆喜、謂必有戲術、乃以栗

遡行、接者皆聞異香、惟笑七七者、果化作石、綴在鼻擊搖不落、穢氣不可聞、二人共起狂舞、花鈿委地、相次悲啼、鼓樂皆自作、一席之人、笑皆絕倒、久之祈謝、石自鼻落、復爲果、花鈿悉如舊

○軒轅集

羅浮先生軒轅集善飲、雖百斗不醉、夜則垂髮盆中、其酒瀝瀝而出、唐宣宗召入內庭、坐御榻前、有宮人笑集貌古、須臾變成老嫗、遂令謝先生、而貌復故

○陳七子

陳復休者號陳七子嘗於巴南太守筵中為酒妓所侮陳笑視其面須臾妓者鬚長數尺泣訴於守為祈謝陳呪酒一杯使飲之鬚便脫落

○孫道人

孫道人有異術嘗畫墨圈於掌中遙擲人面雖洗之不去須之以手揮曰當移著某人臂上雖重裘之內而圈已在臂矣嘗至吳中為小妓所侮孫顧賣桃人擔云借汝一桃遂拾以擲其面妓右頰遽赤腫如桃大楚不可忍哀祈再四乃索杯呪之取下仍是一桃妓腫遂消此

萬曆己酉年間事、

又孫道人至一大家、見魚池絕大、問魚有數否、主人曰、不知、孫曰、可數也、乃命二童子持長繩跨池相向而立、孫按繩徐掠池水至半止、連呼雙來雙來、顧童子只緊持而數之、魚大小成對、從繩上躍過、一童大笑、繩脫、魚遂羣躍焉、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〇〇李秀才

廣記、虞部郎中陸紹、元和中、嘗看表兄於定水寺、因爲院僧具蜜餌時果、幷招鄰院僧、良久、與一李秀才偕至、

乃環坐、笑語顛劇、院僧顧弟子煮茗、巡將匝而不及李、陸不平為言之、院僧顧出嫚語、李怒、僧猶大言不止、李乃白座客、某不免對貴客作造次矣、因袖手據兩膝、叱其僧曰、蠢行阿師、爭敢無禮、拄杖何在、可擊之、其僧房門後有節杖子、忽躍出連擊其僧、時衆亦有關護、杖伺人隙捷中、若有物執持者、李復叱曰、捉此僧向牆、僧乃負牆拱手、色青氣短、唯言乞命、李又曰、阿師可下階、僧又趨下、自投無數、衂鼻敗顙不已、衆為請之、李徐曰、緣衣冠在、不能殺此為累、因揖客而去、僧半日方能言、如

中惡狀、竟不之測矣

○○針奴脚

前涼張存嘗針、有奴好逃亡、存行針縮奴脚、不得動、欲使、更以針解之。

○杖虎

于子仁湖廣武岡州人、洪武乙丑進士、知登州府、郡有訴其家人傷於虎者、子仁命卒持牒入山捕虎、卒泣不肯行、子仁笞之、更命他兩卒、兩卒不得已、入山、焚其牒、火方息而虎隨至、弭耳帖尾、隨行入城、觀者如堵、虎至庭下、伏不動、子仁

厲聲叱責杖之百而舍之。虎復循故道而去。

按子仁有異術以妖惑被訐逮詔獄死棄其屍家人既發喪一夕忽聞叩門聲問之則子仁也自言不死亦不自晦日與故舊遊宴或泛舟不用篙楫舟自逆水而上以爲戲樂里人劉氏其怨家也以鐵索縶之詣闕奏狀一日忽失子仁所在。但存鐵索而已。劉坐欺妄。得重譴云。

○葛孝先

葛玄字孝先嘗與賓同坐復有來者出迎之坐上又有

一玄與客語、時天寒、玄謂客曰、貧居不能人人得爐火、請作火、共使得煖、玄因張口吐氣、赫然火出、須臾滿屋、客盡得如在日中、嘗與客對食、食畢、漱口、口中飯盡成大蜂數百頭、飛行作聲、良久、張口、羣蜂還飛入口中、玄嚼之、故是飯也、手拍牀、蝦蟆及諸蟲飛鳥燕雀魚鼈之屬、使之舞、皆應絃節、如人、玄止之、卽止、

○瓶隱

申屠有涯放曠雲泉、常攜一瓶、時躍身入瓶中、時人號爲瓶隱、

○馬湘

馬湘字自然、杭州鹽官人、治道術、嘗南遊霅桐山、夜投旅舍宿、主人戲言客滿無宿處、道士能壁上睡、卽相容、湘躍身梁上、以一脚掛梁倒睡、適主人夜起、引燭照見、大驚異、湘曰、梁上猶能、况壁上乎、俄而入壁漸沒、主人拜謝、乃出武言常州城中鼠極多、湘書一符、令帖於南壁下、有一大鼠相率羣鼠莫知其數、出城門去、自是城內絕鼠。

○藍喬

藍喬字子升、循州龍川人、與吳子野同登汴橋、買瓜欲食、喬曰、屋

埃摸瓜、當與子入水中戲爾、因持瓜湧身入河、吳注目以視、時有瓜皮浮出水面、至夜不出、吳往候其卧、已酣寢矣、徐張目曰、波中待子食瓜、何久不至

○紙月取月留月

宣室志云、楊晦八月十二夜謁王先生、先生刻紙如月、施垣上、洞照一室、又唐周生有道術、中秋謂客曰、我能取月、以筯數百條、繩而駕之曰、我梯此取月、俄以手舉衣、懷中出月寸許、淸光照爛、寒氣入骨

三水小牘云、桂林韓生嗜酒、自言有道術、一日欲自桂

過湖、同行者二人與俱、止郊外僧寺、韓生夜不睡、自抱一籃、持匏杓出就庭下、衆往覘之、見以杓酌取月光、作傾瀉狀、韓曰、今夕月色難得、恐他夕風雨夜黑、留此待緩急爾、衆笑焉、及明日空籃敝杓如故、益哂其妄、舟至邵平、共坐至江亭上、各命僕市酒期醉、會天大風、日暮風益急、燈燭不能張、衆大悶、一客忽念前夕事、戲嬲韓曰、子所貯月光今安在、韓撫掌曰、幾忘之、即狼狽走舟中、取籃杓一揮。則白光燎焉見於梁棟間。如是連數十揮。一坐遂盡如秋天晴夜。月光瀲灎。秋毫皆睹。衆乃大

呼痛飲、逹四皷、韓復酌取而妝之、焉夜乃黑如故。

○孫福海

成化間、金陵孫福海有妻子而精道教、凡祈天遣鬼、無不應者、又有戲術、常與少年輩同納凉、有美婦四五至、少年目孫而笑、孫曰、汝欲見其足耶、卽畫地為一字、婦至、見畫處如巨溝然、卽躍而足見

○張七政

唐張七政荆州人、有戲術、甞畫一婦人於壁、酌酒滿杯飲之至盡、畫婦人面赤

○○金箔張

獪園云、國初平陽金箔張者、以世造金箔得名、其子二
郎聰雋不凡、少遇仙流、授以鹿盧蹻經一卷、遂得乘蹻
之術、閭里駭其所為、一日有羽衣人過其門、曰、家師亦
挾小奇術、二郎不棄、明日遣騎相迎、黎明、果有兩童子
各乘一龍、自雲中下、復牽一龍、請二郎乘坐、龍獰甚、昂
首不伏、童子出袖中軟玉鞭鞭之、二郎乃騰身而上、行
數里至一山谷中、極花木泉石之勝、俄達茅菴、羽衣人
已在門矣、傳呼延入、見一道人龐眉古服、坐匡牀之上

雙足卸挂壁間、相去猶尋丈也、二郎欲拜道人曰、且止勿前、老漢久卸膝蓋骨以自便、倚足於壁、不踏世上紅塵矣、今日不免爲郎君一下牀也、於是舉手招壁間雙足自行、前著膝上、輒膝如常人、遂下牀、具賓主禮、呼室中童子責新茶供客、茶至、則一無首童子也、道人責曰、對佳賓、乃簡率若此乎、可速戴頭來、童子舉手捫其頸、遽入室取頭戴之、復出、供茶如初、

○李福達

李福達一日至藤州、欲杭宅城中、徧閱數處、輒憎湫隘

傖人怪之、李曰、卿莫管我、所挈細小什器頗多、必須寬敞始得、傖人以爲戲言、後看下一大姓空宅子、前廳後堂、洞房連闥、意甚樂之、與稅賃畢、李便入宅、從容袖中摸出小白石函。縱橫不離數寸。凡衣服飲食牀褥臥具屛障几席釜甑。一切資生之物。盡從中出。又於函中挈出婦人男子凡數輩。皆其妻媵使令。又有十餘小兒。皆衣五綵。傖人震怖、便狂走、李笑而不言、久之、將行還復挈此婦人男子小兒諸器玩。一一悉納石函中。仍袖而去。

最後竊遠客黃滿上朱愚尚書家、朱公好道、禮爲上客、或廚傳稍有不飭、李知是內人慢之、呪其室中器皿服玩、使關擎庭下所繫筐筥、一一歷階而上、內人悔過、乃止、

○○外國道人

靈鬼志、有道人外國來、解含刀吐火、行見一人擔擔、上有小籠子、可受升餘、語擔人云、吾步行疲極、欲寄君擔、擔人以爲戲也、應曰、自可爾、君欲何許自厝、答云、若見許、正欲入籠子中、擔人逾怪之、乃下擔入籠中、籠更不

大、其人亦不更小、擔之亦覺重於先、旣行數里、樹下住
食、擔人呼共食、云我自有食、不肯出、止住籠中、飲食器
物、羅列肴膳、豐膳亦辦、乃呼擔人食、未半、語擔人我欲
婦共食、腹中吐出一女子、年二十許、衣裳容貌甚美、二
人共食、食欲竟、其夫便臥、婦語擔人曰、我有外夫、欲來
共食、夫覺、君勿道之、婦便口中出少年丈夫、此籠中便
有三人、有頃、其夫動、如欲覺、婦便以外夫內口中、夫起、
語擔人曰、可去、卽以婦內口中、及食器物、此人旣至國
中、有一家大富貴、財巨萬、而性慳悋、語擔人云、試爲君

破甕、即至其家、有好馬、甚珍之、繫在柱上、忽失去、尋索不得、明日見馬在五升甖中、終不可破、便語曰、君作百人廚以周一方窮乏、馬得出耳、主人如其言、馬還在柱下、明早其父母在堂上、忽然不見、舉家惶怖、開甖忽然見父母在澤壺中、不知何由復往請之、其人云、君更作千人飲食以飴百姓窮者、當時便見父母在牀也

前段、與廣記陽羨書生寄鵝籠中事同

○負笈老翁

隋開皇初、廣都孝廉侯遒入蜀、至劍門外、忽見四黃石

皆大如斗、遍收之、藏於書籠、覓之以驗、因默撥取看皆化爲金、至城貨之、得錢百萬、沽美妾十餘人、大開第宅、又置良田別墅、後春日、盡載妓妾出遊、下車張飲、忽一老翁負大笈至、坐於席末、遍怒而詬之、命蒼頭扶出、叟不動、亦不嗔恚、但引滿啖炙而笑云、君不記取吾金乎、吾此來求償債耳、盡取妓妾十餘人、投之書笈、亦不覺其窄、負而趨、走若飛鳥、遍令蒼頭逐之不及、自後遍家日貧、十餘年却歸蜀、到劒門、又見前老翁攜所將之妾（○其○好○與○不○好○篤○）遊行、儐從極多、見遍、皆大笑、問之不言、忽失所在、訪劒

門前後竝無此人、竟不能測、

○○胡媚兒

唐貞元中楊州丐者、自稱胡媚兒、琉璃瓶可受半升、曰、施此滿、足矣、人與百錢見瓶間大如粟、與千錢至萬錢亦然、好事以驢與之、入瓶如蠅、俄有數十車綱至、綱主戲曰、能令諸車入瓶乎、曰可微側瓶口、令車悉入、有項不見、媚兒卽跳入瓶、綱主大驚、以挺撲瓶破、一無所有

○方朔偸桃法

戲術有方朔偸桃法、以小梯植於手中、一小兒騰之而

上更以梯累承之、兒深入雲表、人不能見、頃之、摘桃擲下、鮮碩異常、最後兒不返、忽空中有血數點墜下、術者哭曰、吾兒爲天狗所殺矣、頃之、頭足零星而墜、術者悲益甚、乞施棺斂之資、衆厚給之、乃收淚荷擔而去、至明日、此小兒復在前市摘桃矣

○幻戲

嘉隆間、有幻戲者、將小兒斷頭作法訖、呼之卽起、有遊僧過見而哂之、俄而兒呼不起、如是再三、其人卽四方禮拜、懇求高手放兒重生、便當踵門求教、數四不應、兒

巳僵矣、其人乃撮土爲坎、種葫蘆子其中、少頃生蔓、結
小葫蘆、又仍前[illegible]拜哀鳴、終不應、其人長吁曰、不免動
手也、將刀斫下葫蘆、衆中有僧頭欻然落地、其小兒便
起如常、其人卽吹煙一道、冉冉乘之以升、良久遂沒、而
僧竟不復活矣

○○板橋三娘子

古今說海、唐汴州西有板橋店、店娃三娘子者、獨居鬻
餐有年矣、而家甚富、多驢畜、每賤其估以濟行客、元和
中、許州客趙季和將詣東都、過客先至者、皆據便榻、趙

得最深處一榻、偏主房、既而三娘子致酒極歡、趙不飲
但預言笑、二更許、客醉、合家滅燭而寢、趙獨不寐、忽聞
隔壁悉窣聲、偶於隙中窺之、見三娘子向覆器下取燭
挑明、巾箱中取小木牛木人及耒耜之屬、置竈前、含水
噀之、人牛俱活、耕牀前一席地訖、取蕎麥子授木人種
之、須臾麥熟、木人收割、可得七八升、又安置小磨、即磑
成麵、却收前物仍置箱中、取麵作燒餅、雞鳴時、諸客欲
發、三娘子先起、點燈設餅、趙心動、遽出、潛於戶外窺之
乃見諸客食餅未盡、忽一時踣地作驢鳴、頃之、皆變驢

矣、舉入店後、而盡沒其財、趙亦不告於人、後月餘、趙自東都回、將至板橋店、預作蕎麥燒餅、大小如前、復寓宿焉、其店無他客、主人殷勤更甚、天明、設餅如初、趙乘隙、以已餅易其一枚、言燒餅某自有、請撤去以俟他客、即取已者食之、三娘子具茶、趙曰、請主人嘗客一餅、乃取所易者與啖、纔入口、三娘子據地、即變爲驢、甚壯健、趙即乘之、盡收其木人等、然不得其術、趙策所變驢、周遊無失、日行百里、後四年、乘入關、至岳廟傍、見一老人拍手大笑曰、板橋三娘子何得作此、因捉驢謂趙曰、彼雖

有遁然遺君巳甚可釋矣乃從驢口鼻邊以兩手擘開三娘子從皮中跳出向老人拜訖走去不知所之

貴竹幻術

貴竹地羊驛民夷雜處多幻術能以木易人之足郡丞某過其地記室二人皆游於淫地一人與淫其夫怨易其一足一人不與淫婦怨易其一足明日于于於庭見丞駭問始知其故即逮二家至懼以罪二人各邀其人歸作法足遂復

神巫

吳景帝有疾、求覡視者、得一人、帝欲試之、乃殺鵝埋苑中、架小屋、施牀几、以婦人屐履服物著其上、使覡視之、曰、若能說此塚中鬼婦人狀、當加賞、竟夕無言、帝推問之急、乃曰、實不見鬼。但見一頭白鵝立墓上耳。

○數學

管輅精於數學、鄉里范玄龍苦頻火、輅云、有角巾諸生駕黑牛故車來、必留之宿、後果有此生來、范固留之、生急求去、不聽、遂宿、主人罷入、生懼圖己、乃持刀門外、倚薪假寐、忽有一物以口吹火、生驚斫之死、視之狐也、自

是不復有哭、

○卜天津橋　萬壽寺

唐天寶末、術士錢知微嘗至洛、居天津橋賣卜、一卦帛十疋、歷旬、人皆不詣之、一日有貴公子意其必異、命取帛如數卜焉、錢命蓍而卦成、曰、君戲耳、其人曰卜事甚切、先生豈悮乎、錢請爲隱語曰、兩頭點土、中心虛懸、人足踏跋、不肯下錢、其人本意賣天津橋詒之、其精如此、

相傳吳下張東谷精於卜筭、設肆於萬壽寺前、或往卜、問是住宅、卦成、張云、三日內合當遷毀、其人指萬壽寺

曰吾戲卜佛住居也、千年香火、安得有此、大笑而去、後三日按臺下檄、改寺爲長洲新學、果如其言、

○射覆

朱尤升早從資中黃楚望澤遊、偕同郡趙汸受經、餘暇遂得六壬之奧、偶訪友人、見案上覆四合、戲謂君能射覆乎、中則奉之否則爲他人餉也、朱更索一合書射語亦合而寘之、曰、少俟則啟、適有借馬者、友人令奴於後山牽驢應之、朱卽令一時俱啓、前四合皆魚也、射語云一味魚、兩味魚、其餘兩味皆是魚、有人來借馬、後山去

幸驢、賓主爲之絕倒、

○拆字

謝石潤夫成都人、宣和間至京師、以拆字言人禍福、求相者、但隨意書一字、即就其字離拆而言、無不奇中、名聞九重、上皇因書一朝字、令中貴人持往試之、石見字、即端視中貴人曰、此非觀察所書也、中貴人愕然曰、但據字言之、石以手加額曰、朝字、離之爲十月十日字、非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人、當誰書也、一座盡驚、中貴馳奏、翌日召至後苑、令左右及宮嬪書字示之、論說俱有精

理錫賚甚厚補承信郎緣此四方求相者其門如市有朝士其室懷娠過月手書一也字令其夫持問是日坐客甚衆石詳視字謂朝士曰此閤中所書否曰何以言之石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固知是公內助所書閤盛年三十一否曰是也以也字上爲三十下爲一字也然吾官寄此當力謀遷動而不可得否曰正以此爲撓耳蓋也字着水則爲池有馬則爲馳今池運則無水陸馳則無馬是安可動也又尊閤父母兄弟近身親人皆當無一存者以也字着人則是他字今獨見也字而不見

人故也又尋閣其家物產亦嘗蕩盡否以也字着土則
爲地字今不見土只見也俱是否曰誠如所言朝士郎
謂之曰此皆非所問者但賤室憂懷娠過月所以問耳
石曰是必十三箇月也以也字中有十字并兩傍二竪
下畫爲十三也石熟視朝士曰有一事似涉奇怪因欲
不言則吾官所問正央此事可盡言否朝士因請其說
石曰也字着虫爲虵字今尊閣所娠殆虵妖也然不見
虫則不能爲害謝石亦有薄術可爲吾官以藥下驗之
無苦也朝士大異其說因請至家以藥投之果下數百

小虵、都人益共神之、而不知其竟挾何術、

後石折春字、謂秦頭太重、壓日無光、忤相檜、死於成

建炎間、術者周生善相字、車駕至杭、時虜騎驚擾之餘、人心危疑、執政呼周生、偶書杭字示之、周曰、懼有警報、乃折其字、以右邊一點配木上、即爲兀朮、不旬日果傳兀朮南侵、當趙秦廟謨不協、各欲引退、二公各書退字示之、周曰、趙必去、秦必留、日者君象、趙書退字、人去日遠、秦書人字、密附日下、字在左筆下連、而人字左筆斜貫之、蹤跡固矣、欲退得乎、既而皆驗

往年有叩試事者、書串字、術者曰、不特鄉闈得雋、南宮亦應高捷、蓋以串寫二中字也。一生在傍、乃亦書串字令覘、術者曰、君不獨不與賓興、更當疾、詢其所以、曰、彼以無心書、故當如字、君以有心書、串下加心、乃患字耳。已而果然

蔡君謨美鬚髯、一日內燕、上顧問曰、卿髯甚美、夜間將覆之衾下乎、將置之外乎、君謨謝不知、及歸就寢、思上語、以髯置之內外悉不安、竟夕不寐、有心之爲害、大率如此。

○陳安衛士

陳安衛士、自榜曰鐵掃箒、設卜肆於執政府牆下、言多驗、淳熙甲辰季冬、一細民來問命、告之曰、君星數甚惡、明春恐不免大戮、若禁足一月、可免、民頗不信、而以所求悖切、勉爲杜門、至正月晦日、度已無慮、乃往咎其不驗、衛士再爲推測、布局纔就、復云、今日尚是正月、猶慮有人命之厄、民忿恚、詆其誕妄、相與爭詈不已、不勝忿、曰、我只打殺汝以驗汝術書脚中有立死、遂得罪、

○神畫

南唐後主坐碧落宮、召馮延巳論事、至宮門、逡巡不進、後主使使促之、延巳云、有宮娥著青紅錦袍當門而立、故不敢逕進、使隨共行諦視、乃八尺琉璃屏畫夷光獨立圖、問之、董源筆也、此與孫權彈蠅何異、

○神篆

章友直伯益以篆得名、召至京師、翰林院篆字待詔數人聞其名、未心服也、俟其至、俱來見之云、聞妙藝久矣、願見筆法、伯益命粘紙各數張作二圖、卽令泚墨濡毫、其一縱橫各十九畫成一棋局、其一作十圖圈成一射

帖、其筆之纖細殊絕。毫髮不爽。衆大驚服、再拜而去、

○神射

隋末有督君謨、善閉目而射、志其目、則中目、志其口、則中口、有王靈智者、學射於君謨、久之、曲盡其妙、欲射殺君謨、獨擅其美、君謨時無弓矢、執一短刀、箭來輒截之、末後一矢、君謨張口承之、遂齧其鏑、於是笑曰、汝學射三年、不教汝齧鏃法耳

陳文康堯咨善射、有賣油翁曰、無他、但手熟爾。公怒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取一葫蘆、以

錢覆其口以杓酌油自錢孔入而錢不汙子猶曰因爭道而悟書取酌油而喻射天下道理橫竪總只一般但人自為洴澼洸耳

○○張芬

張芬曾為韋皐行軍多力善彈每塗牆方丈彈成天下太平字字體端嚴如人摸成曾有一客於宴席上以籌樅中萩豆擊蠅十不失一一座驚笑芬曰無費吾豆遂指起蠅拈其後脚略無脫者

○河北將軍

建中初有河北將軍姓夏、彎弓數百觔、常於毬場中累錢十餘、走馬以擊鞠杖擊之、一擊一錢飛起、高六七丈、其妙如此。又於新泥牆安棘刺數十、取爛豆相去一丈、擲豆貫於刺上、百不差一。又能走馬書一紙。

○楊大眼絕技

後魏楊大眼、武都氐難當之孫、少有膽氣、跳走如飛、高祖南伐、李冲典選征官、大眼求焉、冲不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爲尚書出一技、便以繩長三丈、繫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莫不驚歎、

○汪節等

神策將軍汪節有神力、嘗對御俯身負一石碾、碾上置二丈方木、又置一牀、牀上坐龜茲樂人一部、奏曲終而下、無壓重之色、

唐乾符中、綿竹王俳優者、有巨力、每遇府中饗軍宴客先呈百戲、王腰背一船、船中載十二人、舞河傳一曲、略無困乏、

德宗時、三原王大娘以首戴十八人而舞、

力者兼其功、巧者兼其力、技而仙矣、

○善走

徐州人張成善疾走、日行五百里、每舉足、輒不可禁、必著牆抱樹、方止、體猶振動久之

近歲海虞顧生亦能之、後以酒色自奉、步漸短、亦如黃公之赤刀御虎也

○木僧

將作大匠楊務廉甚有巧思、常於沁州市內刻木作僧手執一碗、自能行乞、碗中投錢、關鍵忽發、自然作聲云布施、市人競觀、欲其作聲、施者日盈數千

○東岳精藝

蔣大防母夫人云少日隨親謁太山東岳天下之精藝畢集人有紙一百番鑿爲錢運如飛既畢舉之其下一番未嘗有鑿痕之迹其上九十九番則紙錢也又一庖人令一人袒背俯僂於地以其背爲刀几取肉二觔許運刀細縷之撤肉而拭其背無私毫之傷

○鍼髮

魏時有句驪客善用鍼取寸髮斬爲十餘段以鍼貫取之言髮中虛也見廣記

諺譏蘇人爲空心頭髮、是未檢段成式語、○、北人有以空髮譏予者、予笑謂曰、吾鄉毛髮玲瓏、不似公等七竅俱實、譏者嘿然、

○雕刻絕藝

獪園云、吳人顧四刻桃核作小舸子、大可二寸許、蓬檣舵櫓縴索、莫不悉具、一人岸幘卸衣盤礴、於船頭銜杯自若、一人脫巾袒臥船頭、橫笛而吹其傍、有覆笠一人、蹲於船尾、相對風爐扇火溫酒、作收舵不行狀、船中壺觴飣案、左右皆格子眼牕、玲瓏相望、牕楣兩邊有春帖

子一聯、是好鳳能自至、明月不須期十字、其人物之細、
眉髮機棙、無不歷歷分明、又曾見一橄欖花籃、是小章
所造也、形製精工、絲縷若析、其蓋可開、合上有提、當孔
之中穿條、與眞者無異、又曾見小顏雕一胡桃殼、殼色
摩刷作橘皮文、光澤可鑑、揭開、中間有象牙壁門雙扇、
復啓視之則紅勾欄內安紫檀牀一張、羅幃小開、男女
秘戲其中、眉目疑畫、形體畢露、宛如人間橫陳之狀、施
關發機、皆能搖動如生、雖古棘刺木猴無過也、其弟子
沈子叙亦良工有名、

○蟲戲

輟耕錄云、在杭州、嘗見一弄百禽者、畜蝦蟆九枚、先置一小墩於席中、其最大者乃踞坐之、餘八小者左右對列、大者作一聲、衆亦一聲、大者作數聲、衆亦數聲、旣而小者一一至大者前點首作聲、如作禮狀而退、謂之蝦蟆說法、又謂蝦蟆教學

說法講學總爲要錢

王兆雲湖海搜奇云、京師教坊赤黑蟻子列陣、能按鼓合金退之節無一混淆者、又予在山東、見一人賣藥、二

大鼠在籠中、人求藥、呼鼠之名曰、某爲我取人參來、鼠躍出籠、銜人參紙裹而至、又呼其一曰、某爲我取黃連來、亦復如是、百不失一、不知何以教導也

靈蹟部終